

东疆掠影

施正辉

榆椿情



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市社会福利中心参加“展二十位寿星风采，迎二十大胜利召开”活动，邂逅了95岁的施俊常和104岁的其兄施惠常。期间，聊起施家老宅旁的一棵百年香椿树，顿时兴趣十足，交谈甚欢。

施俊常老人耳聪目明，口齿清晰，思维敏捷。他说，其爷爷在老宅四周种了很多榆树和香椿树，树木成材后打制成各种家具。80多年前，其兄在老宅举办私立小学，香椿树就成了旗杆。2012年，根据规划，施家老宅需要拆迁时，仅剩一棵百年香椿树了。对这棵古树，施家数代人有着特殊情结。所以，拆迁时，兄弟俩将古树捐给了政府。

在腾房、拆房等过程中，这棵香椿树被较好保存下来，施家寄托在古树上的情感也得以延续。2016年，市政府规划拓宽建设南路，古树位于道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分隔带上，但不在分隔带的中央，不少人担心“拦路”的古树会“让路”。可喜的是，有关部门觉得启东南部地区成陆只有200年左右历史，保护好这棵百有有余的古树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对施家承诺的兑现。于是，启东修路史上破天荒地古树“让路”。

2018年3月，施工单位将古树周围的部分路段分隔带加宽到6米，让古树有更多的生存空间。2018年3月12日我在《启东日报》上阅读到报道《为百年椿树“让路”》，兴奋难抑。通车第一时间，我赶往现场一睹古树风采。其后，每次经过建设南路与黄浦江路口交界处，都会特意多看几眼这棵有着特殊意义的古树，还曾多次走近树旁，阅读铭牌。每当我看到或想起这棵百年香椿，心中为古树感到幸运之余，更会升腾起对有关部门珍视历史、崇尚环保、重视绿化的敬意。

大约3年前，古树突然丧失了原有生机，显得不再活泛，树叶稀疏，萎缩老态。关心老树的人不在少数，曾有人在树旁种了攀藤植物，希望树干增些绿意、添点颜值。可是，古树的西侧一枝花杈还是先行枯朽断裂倒地，东侧树杈也枯死，古树生命锁定了在109岁。

有人说，古树之死一定与道路施工使用的路基材料有关，也有人说，毕竟古树四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古树不适应新“风水”。我查了一下香椿树的一般寿命，觉得主因是寿数使然。看着百年古树孤独渐朽，遗憾不已。但古树已枯，无法像新疆的古胡杨做到死后千年不倒，立在路口倒成了安全隐患，还有碍观赏。我焦虑了很久，期待尽快善后。

2月中旬，我经过古树所在路口，惊奇发现古树不复立于原处，吊车正在吊种移来的新树。此后，我向附近的庙港村村委会值班人员讨教古树移走、新树移栽相关事宜。可惜他只知道古树的零星故事，丝毫不知换种新树，更不知具体操作。我先后联系了当时负责拆迁的惠萍镇城建部门、筑路的城投公司、主管市建的住建局，才弄明白是园林处具体执行以新换旧。

据市园林处负责人介绍，2012年以来，他们一直高度关注这棵老树的生存状态，眼见古树“寿终正寝”，为杜绝发生枯枝倒地造成安全事故，多次与施家三代人会商移走古树、重植新树的可行方案。最后，市园林处尊重施家想法，将古树挖出移走，并在古树原处移植一棵与椿树高度和树冠相仿的榆树。施家派人到市新城园林公司的苗圃基地挑选，相中后由园林处委托新城园林公司进行移植。按照我的理解，新树的品种应该还是香椿，但施家尚有榆树情结，以榆续椿，顺理成章。市园林处这种亲民为民情怀、精细务实作风，实在令人佩服折服。

古树香椿朽，新木榆树秀。移植在古树原处的榆树，经过半年多的适应，由春入夏至初秋，笔直向上、绿叶满身、生机盎然，续写着榆椿情的悠长新篇。人与自然当和谐，榆椿接力续春秋。当榆树根深叶茂、榆钱挂满树枝时，一定会有人记起百年香椿树，不忘施家的捐赠善举和政府的亲民作风。

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榆椿的深情佳话真的值得传颂下去。

灯下漫笔

朱海峰

少年游

知天命之年，参加了人生中第一场体育赛事。

这话并无夸张或揶揄的成分。整个学生时代，体育一直是我的意难平。无论长跑短跑、铅球跳高，似乎所有运动项目都在跟我作对。贯穿学生时代大大小小的运动会，无一不是择优而上，我这种差等生自然退避三舍。

中年之后的我，依然没有大器晚成的迹象。可是，因为迷恋气排球，又顺理成章参加了一场“青春杯”气排球赛，更误打误撞拿了个团体亚军，平铺直叙的人生仿佛陡然间迎来高潮，生出几分可歌可泣的味道。

说是青春杯，其实青春的面孔寥寥无几，赛场上一张张人到中年的脸，写满了深深浅浅的沧桑。然而裁判哨声响起的那一刻，这里却成了青春洋溢的赛场。半空中，斑斓的气排球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像

极了疾驰而过的青春。绵密的防守之时，猛然一记凌厉的绝杀；貌似长驱直入的扣球，却突然变成了诡谲的轻吊。攻守之间，隐隐杀机无处不在，撩拨着看客们的神经，助长着喝彩的声浪。

其间不乏数年甚至数十年球龄的专业运动员。玩气排球至今不过3个月光景的我，参加比赛的心态，有点像初出茅庐的剑客适逢武林盛会，几分怯意、几分紧张，更多的是闯荡江湖的兴奋。

与我结盟的几位同事，水平多和我相当，并无一骑绝尘的高手。或许因为这份自知，彼此对输赢并无执念，反而放平了心态。走上赛场，感觉自己成了侠客，在众目睽睽的擂台上与人比武，虽剑术平平，一招一式却舞得极为认真，不为争一席之地，只为不负人生初次的江湖之行。

一场场比赛打下来，有时赢得轻轻松松，有时输得不容辩驳，有时分明败局已定，竟又能绝地逢生，荡开一片柳暗花明。真真好一场搏杀，好一场人生。

无心插柳的江湖之行，竟收获一份意外之喜，又似乎狠狠弥补了自己与体育赛事半生无缘的遗憾，这份快乐像一杯咖啡过后的余味，时不时带来一缕回甘。

依然每天和同事们聚于光明顶，在气排球的呼啸来去间虚掷着光阴。赛事落幕，情不知所起的痴迷却一如往昔。

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更早，透过硕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见一轮明月。有时我还会邀约几个朋友接连打个夜场，兴之所至，直到月亮从玻璃幕墙后隐去，方才离开。

有时我独自坐在光明顶一侧的折椅上，静静地看着拱形的穹顶、平坦的塑胶地面。眼前这缺了几分诗意的景物，恍惚间竟化成满目层峦叠翠，化成了一时间无法抵达的远方。思绪也因而渺远了起来，想起那一场年代久远的密州出猎，想起40岁的东坡，左牵黄，右擎苍，蹄声杂沓中，千骑卷平冈。那一场盛大的少年游啊，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对青春的烂漫回望。

散文欣赏

张裕新

吃上自己种的花生

国庆假期，我自己种下的二分地花生收获了。

花生，启东人称之为“长生果”，像我们这些出生在60年代的人，小时候能吃上花生是很奢侈的事。在物质比较匮乏、誓夺粮棉双高产的年代，生产队里只利用拾边地种上一点花生，收获后几十斤分下来，更是少之又少。

记得一次家里来了亲戚，母亲将少许花生和大半碗黄豆油炒在一起，上面撒些葱花当成一盘菜。懂事的哥哥姐姐知道花生是给客人吃的，可我嘴馋夹了一粒花生，正往嘴里送时，母亲在台下用脚轻轻踢了我一下，示意我不要再吃了。

每逢过年，大人们挥舞着大铲将花生、蚕豆和黄砂混在一起来回翻炒，炒熟后过滤了黄砂，等不得凉下来，便迫不及待地抓一把，烫得嘴巴咧开，却仍舍不得放手，那味道真是脆、酥、香。一边吃还一边唠叨着：“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

80年代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农民种植相对自由，花生也比以前种得多了，因而吃上花生也方便多了，但都是吃父母收种的花生。父母年老走后，农村的两个姐姐每年都要送一小编织袋花生给我。现在两个姐姐年纪也大了，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就试着自己动手种花生。

今年清明后，我先回老家把两间破旧的房屋整理了一下，然后在宅前翻了一块地。调好坑、整好畦，将事先挑选好的种子均匀地播下，覆盖上泥土，插上了小旗（出苗后防鸟食）。听人说，花生无需多少培管，就只等秋天收获。

半个月后，一个个嫩黄色的花生芽钻出了土。邻居王奶奶有空时，经常到我的花生田边转转，电话里告诉我花生的长势。我也梦见我种下的花生脱下了嫩黄色的衣服，悄悄地换上了一身浅绿色的衣衫，在春风的吹拂下，尽情地吮吸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没过几天，王奶奶打来电话，说地皮太瘦，需要施肥。我立马回家，到表弟的羊场上拖了一车羊粪便撒满田间……

不多时，王奶奶再次打来电话，说花生苗“醉”死了，需要处理。我立马回家，把撒满田间的羊粪移除一半于田外……

又过了几天，王奶奶又打来电话，说花生地干了，需要抗旱。我立马回家，买了只小型潜水泵把田间打得湿漉漉……

再过了几天，王奶奶打来电话，说花生地里有害虫，需要喷药。我立马回家，买了小型喷雾器和一小包农药，把地里喷了一遍……

又过了好多天，王奶奶打来电话，说花生地里杂草丛生，需要除草。我立马回家，冒着高温，拔了一天杂草……

经过3个多月的培育，花生到了开花时节，车子停在村头，远远望去，椭圆形的叶片下疏密有致地点缀着小黄花。清风拂过，花儿如一颗颗耀眼的星星，在花生地里若隐若现。王奶奶说它们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默默吐露芳华，不张扬、不招摇，有一种朴素清新之美，空气中也氤氲着花儿清新淡雅的香味。再过些日子，花儿渐渐凋谢了，花生开始孕育果实，这勾起了我对丰收的无限渴望……

国庆假期回来，王奶奶告诉我现在花生可以挖了。我换了身衣服，一手抓住花生的枝叶，一手用斜刀在它的一侧插下去，把土撬松，然后边用力摇晃枝杆边向上拉起，连根带果拔起，抖掉泥土，数十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下面。爱人麻利地把花生摘下放进尼龙袋里，淘净后晾晒，晒干后装袋。这满满的收获，让我想起散文名作《落花生》，“不像苹果、桃子、石榴那样把自己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它矮矮地长在地上，注重埋头实干，为供人挖取而把果实在地底下埋藏……”

第一次吃自己种的花生，感慨万千：庄稼是培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任何事物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花生，在清贫岁月里把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凝聚着醇厚的亲情和温暖，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花生乃至所有农产品都成了寻常之物，随处可以买到。吃上买的或送的花生，一时还感觉不到其中的艰辛，现在吃上自己种、培、收的花生，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感觉完全不一样，有时吃着、想着，真像小时候那样舍不得咽下去……

走进记忆

陈斌

战地黄花格外香

冒着丝丝秋风和蒙蒙细雨，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抗大九分校纪念馆。

纪念馆粉墙黛瓦，周围绿树环抱，菊花一片，在雨珠的滋润下显得古色古香。站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的牌匾下，作为原新四军所属部队的后人，睹物思源，仿佛又回到了山河破碎、炮火连天的80年前……

迈入明亮整洁的纪念馆正厅，一身戎装、威武英俊的粟裕将军塑像矗立在大厅中央，我向他敬礼的手久久没有放下。正是粟裕师长的到来，为巩固和发展启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2年5月，根据华中局决定，在苏中大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抗大九分校。粟裕亲任校长，把600多名学员编成7个队，进行系统的军政训练。抗大九分校的诞生，标志着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干部教育基地，启东也成了苏中抗大九分校这个“红色摇篮”的沃土。

移步至实物展柜区，将军儿子粟生惠赠的将军戎装，学员们赠送的打着补丁的毛毯、笔记本、学习教材等物品整齐排列其中。特别是悬挂着的“粟裕大将征战图”弥足珍贵，全面刻画了将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紧跟朱总司令井冈山会师、创建浙苏皖根据地、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战斗轨迹，每个点都闪耀着军中战神的光辉战绩。正如苏中民谣中唱的“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望着那一本本已经泛黄卷角的学员笔记本，仿佛看到了学员们孜孜不倦学习的样子。我边看边记，当看到一张印有3块弹片的照片时，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3块弹片留在粟裕将军头颅中长达54年，直到1984年病故火化后才被拣出来。“腥风血雨战未休，一腔热血为国酬”，这正是粟裕将军赤胆忠心的写照。

一排排的展柜，一张张的照片，记录着九分校的奋斗史，记录着粟裕将军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深情怀念。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粟裕纪念馆照片旁注的一段文字吸引了我。“粟裕将军离开海复后，一直对当年战斗过的启东、对他亲手培育的抗大九分校怀有深厚的感情。1979年6月上旬，粟裕将军与陈丕显、刘瑞龙来到南通，曾提出要到离别37年的启东海复九分校旧址来看一看。但因临时急事返京而未能成行”。这一夙愿虽然没有实现，但将军夫人楚青同志一直记着。1992年10月，楚青同志专门派秘书来到九分校旧址，当时在市委老干部局工作的我全程陪同参观了九分校。秘书转达了楚青和粟裕生前对启东父老乡亲的问候，对启东保护九分校旧址并作为红色教育基地的做法表示赞赏。

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启东人民没有辜负粟裕将军的期望。新四军一师部队和九分校撤离启东后，启东军民兴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赢得了“金山银山一担挑”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启东在成为全国首批小康县之后，又进入了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百强县(市)行列、海洋经济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等六张名片享誉全国。

跨出四合院大门时，雨止天晴，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向大地，绿树更加碧青，黄花格外幽香。八十年弹指一挥间，抗大精神永存。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踔厉奋发，迎接美好的明天。

人生百味

宋一枫

楼上的阿姨

几年前回到启东，在书法培训机构教小朋友写字，课程安排在周六、日，平日一般赋闲在家，就像一本被翻过的书，藏进落着灰尘的书架里。傍晚气氛静悄悄，毛笔擦过宣纸的声音，楼下幼犬脆嫩的吠叫，物业查楼细致的脚步，窗台上的夜来香与月色调情，绽放呢喃的奏鸣。

租来的居室是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老小区，在这居住的都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的子女大抵都有了些出息，搬到了汤臣或蝶湖，偶有周末或者父母的生辰纪念回来看望相聚。平日里，整幢楼出奇的安静，正好我也喜欢这种静谧环境。

我入住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楼上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一阵急促响亮的拍打，夹杂着阿姨声嘶力竭的叫喊，让我毛骨悚然。老式的防盗门是由空心铁管焊成的，一声接着一声的拍打，动如雷霆。阿姨一边叫喊一边拍打，像是要把铁栅栏门震开。我开门爬楼张望，阿姨用哭腔不停地喊着：“老龙，老龙，开门，开门”。正当我想上前安慰阿姨时，门开了。门内的叔叔穿着裤衩，拄着拐杖，怔怔地站在那里。奇怪的是，楼里没有一户出来看个究竟。

后来，这敲门声隔三差五，不是发生在早晨就是发生在夜晚。早晨我还在梦中，阿姨的喊叫把我从梦中惊醒，夜晚我还在书中，阿姨的拍打把我从书中闹醒。于是我猜想：早晨，可能是阿姨从城区菜场买菜

回来；夜晚，阿姨是否约好了跟老姊妹出去散步溜弯？住在她家对门的阿姨告诉我：“她家老头患老年痴呆好几年了，我们也被吵了好多年，都习惯了。”

后来我也习惯了楼上的敲门声，直到有一天，我在临写王羲之的《快雨时晴帖》时，连续不断的砸门声、阿姨的呼叫声，比以往更加响亮，仿佛就在耳边。阿姨耐心地拍打着，少顷间隔的拍打声间，我感觉有谁在敲我的门，旋即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我和阿姨同时愣住。她竟敲错了门，少爬了一层，把我家当成了她家。我倒没觉得怎样，反而是阿姨显得格外难为情。

这时我发现，阿姨的塑料篮子里有一大串钥匙，我问她：“阿姨你带了钥匙，为啥还要拼命地敲门呢？”阿姨说：“我家老龙患有老年痴呆，半身不遂，我就是想让他从房间挪到门口，多走几步路。”这才恍然大悟，问道：“那子女呢？”阿姨回我说：“儿子在上海，女儿在北京，他们想让老龙去那边一起生活，老家伙死活也不愿意，怕死在那里，回不来了。”我明白了楼上阿姨的良苦用心，而长久以来，左邻右舍表现出对阿姨敲门声的宽容，更令人动容。

一次，我从3楼急匆匆往下走，在二楼的转角，遇上阿姨正搀扶着老龙上楼。看见我下楼，阿姨一只手抓住老龙的胳膊，另一只手环抱着老龙，将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把老龙抵在墙角，让出我可以穿过的空间。我对阿姨说：“帮你把叔叔扶上楼吧。”阿姨则道：“不用不用，你有事先走，我们可以慢慢上楼。”

中秋节后一日，楼道里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开门一看，老龙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抬着下了楼，阿姨拎着两个大塑料袋也跟着上了车……那晚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见楼上阿姨敲门的声响。后来楼上阿姨回来了，再次听见那阵脚步声，很轻，开了门，“叭嗒”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人是环境和习惯的产物，习惯于某种画面，习惯于某种声音，习惯于某种行为。楼上的平静，让我有些不习惯，我倒希望今晚或明天或明晚，楼上剧烈的敲门声和阿姨的叫喊声可以如钟磬般再次响起。阿姨虽带了钥匙，但还是如痴如醉拍打着自家的门，因为她坚信有人一定会替她开门。

星期诗汇

贺神舟十四航天员圆满返回

樊惠彬

东风旷野伴穹驰，
大火星辰罩黛曦。
灯射光华驱刺暗，
车行浩荡砾场禧。
凤龙凯旋张圆伞，
天地同杯敬胜师。
大字别时情切切，
迅闻已入暖家帷。

岁月那扇窗外的风景

张士达

此时，今冬的第一波寒潮长途奔袭而来
天空灰蒙蒙，仿佛一幅被人遗弃的水墨
西北风嘶吼着，露出狰狞的獠牙
啃噬着人们的肌肤
满满地刷存在感

金黄的银杏叶随风起舞
宛如醉人的蝴蝶，优雅漂亮
离开枝头过一段流浪的生活
最后，坠落于地面
慢慢地等待一点点化作春泥

两只白头翁，三只灰喜鹊
点缀白玉兰脱去绿装的枝条
灰喜鹊望着天空发呆
或许在想自己的心事
或许白玉兰只是途中的驿站
白头翁热烈地交谈着
也许在谈论天气与季节
也许在盼望温暖的阳光
描述明年春天的模样
而我，只感觉岁月无情
铅华落尽，无奈裹上心房
缓缓推开风霜
轻轻种下绿色的诗行
想象枯木逢春
回味以梦为马

